

春秋胡氏傳

四



春秋傳卷第二十三

襄公下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衛侯使與喜言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
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
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託於
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
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

罪衛侯也穀梁子曰專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王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爲晉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則明殺恩之非禮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于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下以自封使公治告曰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旣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祇見䟽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遠顏只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行卒閹弑吳子餘祭

穀梁子曰閹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閹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閹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閹弑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爲伐越獲俘焉以爲閹使守舟吳子觀舟閹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出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將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旣除喪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旣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或謂子貢問於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先聖賢夷齊知其惡衛輒之爭而不爲也季子辭位獨不爲賢而

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捨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
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
其私意故夷齊讓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
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衰道微暴行
交作臣篡其君者有之子篡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
將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其於名教
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
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
伯邑考官天下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
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
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
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過而不得其中者也
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
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

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爲賢而貶之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爲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札則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非聖人莫能修之豈不信夫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魯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子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爲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爾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按左氏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

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爲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爲輕吊生而歸膊爲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爾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計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魯隱宋殤之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弑以立而反書之也何以

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者此獨言其所爲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針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卞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昔者伯禹過門而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而俟旦驅猛獸也今卞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逼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吊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

淵而謀更其所喪尚爲知類也乎夫蔡之亂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與雞犬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之亂奚啻於養桐梓求雞犬不顧其身有腹心危疾而不知療者哉以爲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此而不謀則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之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爲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或曰夫穆叔趙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交作以利害謀國家而不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

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經以傳爲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旣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日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授日月旣久浸失本真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攷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書以證傳之繆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爲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爲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攷而精擇之可也

春秋傳卷第二十四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歆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於叔孫豹而爲之請者豹弗與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
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
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元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
不悉書爲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遂出
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
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
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
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
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
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翦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
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号經不書葬土無二王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爲又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爲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莒展與出奔吳

展與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使赴於諸侯應爲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緝蒲爲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爲承僞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爲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爲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